

回敬他們，向他們要一個稅幣，還假裝無知地問肖像和名號是誰的。從他們拿出稅幣的行動和對耶穌的回答，足以令群眾反感。耶穌暗示自己並未擁有這稅幣，而認為羅馬錢幣是污穢的法利塞人，卻把稅幣攜帶在身。耶穌也不迴避問題，清楚表明：「凱撒的該歸還凱撒。」這是一針見血的話，梅瑟的法律要求：「誰的財物就該歸還給誰」。稅幣既有凱撒的肖像和名號，是屬於他的，按梅瑟法律，必須還給凱撒。耶穌的回答，既遵守羅馬法律，又符合梅瑟的法律。

以一句有智慧的話就擊倒敵人，並不是耶穌的目的，第二句話「天主的該歸還天主」，才是福音的訊息。這句話既有警惕性，也有提示性。法利塞人是猶太人的宗教領袖，是屬於天主的人，理應把心歸向天主。耶穌以這句話扶起他們，把屬於天主的心，歸還天主，不要再投向邪惡。這句話才是整段福音的精粹所在。

有人把今日的福音看成是政教分離的基礎，政治與信仰各不相屬，其實這不是主要的意思。法利塞人的心充滿邪惡，借用政治去達到除去敵人的目的。耶穌要人內心真誠，心是天主的居所，印上天主的肖像，是屬於天主的。這段聖經直指我們的內心，要求我們把「屬於天主的歸還天主」。

10月22日 (星期日)	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
	依撒意亞先知書 45:1,4-6
	聖詠 96:1,3,4-5,7-8,9-10
	得撒洛尼前書 1:1-5
	瑪竇福音 22:15-21

天國驛站 我是誰的 蔡惠民神父

一天，有一群人在爭論。甲說：「這塊地是我的，我最有權勢。」乙說：「這群孩子是我的，我最好福氣。」丙說：「這塊金子是我的，所以我最有錢。」丁說：「這堆書是我的，所以我最有知識。」天主說：「愚昧的人，連自己是屬於誰的都不知道，擁有這些外在虛有的東西又有何用？」

面對政府的不合理施政，基督徒應怎樣自處？是高調抗爭？抑或是沉默接受？相信很多教友都曾經為這個兩難課題而困擾。在羅馬人的管治下，耶穌亦曾經身處類似的夾縫，當時羅馬人因苛徵稅款而弄致民怨沸騰，猶太人中有主張與政府合作的黑落德黨人和法利塞人，但也有密謀以武力推翻羅馬人統治的奮銳黨人。在這種政治氣氛下，視耶穌為眼中釘的法利塞人，希望借「應否向羅馬人繳稅」這敏感問題，推耶穌到一個兩難的困局，然後借刀殺人，除之而後快。他們盤算，如果耶穌說應該，便會失信於民，因為苛稅使社會民不聊生，使天國遠離人間。同樣，如果耶穌說不應該，便會觸犯法紀，隨時可以因煽動他人反政府而入罪。耶穌深深意識自己身陷的險境，明智地不置可否。祂只叫人給祂拿一個稅幣，然後問稅幣上肖像和名號是誰的。他們答是凱撒的。耶穌便說：「那麼，凱撒的，就應歸還凱撒；天主的，就應歸還天主。」(瑪 22:21)

表面上，耶穌的答案很明智，既不得失政府，亦不自打嘴巴，相反自己宣揚的天國。然而，耶穌似乎依然迴避問題的核心。究竟那些是屬於天主的？那些是屬於凱撒的？祂沒有進一步解釋。

和平綸音

屬於天主的該歸還天主

吳智勳神父

其實，面對羅馬人的苛稅，耶穌並無迴避問題之意。祂藉尚像的問題，語帶雙關地指出，稅幣上凱撒的尚像，一方面代表了凱撒在羅馬帝國統治的權力，另一方面，凱撒也是天主的尚像，像徵天主亦有地上的統治權。在耶穌心目中，世界並沒有神權和俗權的對立。整個創造，首先是歸屬天主的名下，人只是被召選去管理萬物，治理世界。所以，凱撒的歸凱撒，耶穌不否定人間的政權，不過，天主的歸天主，人的管治又須符合天主創造的意願。

今天，很多人誤會「凱撒的，就應歸還凱撒；天主的，就應歸還天主」，是指教會與政治的分家。教會是屬靈的團體，她固然不應有任何政治的企圖或野心；面對不同的政權，也須保持政治的中立。然而，沒有野心並不意味漠不關心；中立並不代表沒有立場。按耶穌的原則，教會非常清楚自己的社會使命，就是透過關懷與見證，將天主帶給凱撒，讓他們明白自己是屬於天主。因為上主是天主，再沒有另一位，除祂以外，沒有別的神。(依 45：5)

為將天主帶給凱撒，基督徒不單善盡一般公民的義務，關心社會，熱愛公益，他們更希望，將人間建設成一個充滿仁愛與正義的國度。當年耶穌沒有成為黑落德黨人，因為祂不認同天國是一個末世的宗教國度。祂所宣講的天國，是透過改善民生，接納弱勢社群，不理會惡法而展現於人間。當祂與稅吏同桌，無條件寬恕罪婦，安息日治好病人時，就是天主在人間的統治。同樣，耶穌也沒有成為奮銳黨人，祂明白天國的來臨無須轉朝易代。雖然祂一生為堅持天國而奔波，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，但彼拉多由始至終，找不到政治上可以將祂判死的證據。在羅馬人眼中，耶穌從來不是一個顛覆國家的危險人物。

在黑落德黨人與奮銳黨人的夾縫中，教會究竟怎樣履行她的社會使命？除了耶穌的政治智慧外，我們也需要天國的憧憬和使之實現的勇氣。

今日的福音，常為人津津樂道。其背景是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後，把在聖殿中做買賣的人趕走，並開始對猶太當權者加以責斥。當權的人完全處於被動和捱打的劣勢，意識到必須反守為攻，展開對耶穌一浪接一浪的攻擊。今日福音記載的，是第一個回合。

這回合是由法利塞人策劃的。本來按常理，宗教性的法利塞人與政治性的黑落德黨人，是不可能合作的。黑落德黨人與羅馬人合作，替羅馬人窺伺猶太人，是羅馬人的祕密警察，是民族中的賣國賊，在宗教上是罪人，接近他們也會玷污自己，如今法利塞人為了除去耶穌，心中有了仇恨，甚麼原則都不顧了，拉攏政治性人物相幫，但表面上仍保持清高的外貌，只是派門徒出馬，與黑落德黨人合作，設圈套陷害耶穌。

橋段是政治性的，考慮周詳。他們先用讚美的說話套住耶穌，說祂是誠實的、講真理的、不顧忌人的、不看情面的，然後問：「應該納稅給凱撒嗎？」他們不問事實「有沒有納稅給凱撒？」事實上人人都要納稅，他們不想提自己也在納稅給凱撒。他們是問原則上「應不應該納稅給凱撒？」這是個非常煽情的問題，可能的答案似乎只有三：「不知道，無可奉告」、「應該納稅」、「不應該納稅」。

若耶穌答「不知道」，會令群眾很失望，一個如此偉大的師傅，竟連這個問題也沒有主見；沒有道德勇氣怎能導別人？假如耶穌答「應該」，則會令普通猶太群眾很失望，他們一直認為耶穌是帶領他們趕走羅馬人的領袖；耶穌肯定失去這些草根階層的支持。如果耶穌答「不應該」，雖令猶太群眾高興，但卻構成叛亂罪，黑落德黨人自會報告羅馬人，由羅馬人除去耶穌，不用自己動手，招致群眾反對。

他們以為這回合的部署無懈可擊，想不到耶穌沒中他們的圈套，反以更高明的圈套